

訪

韓德純師母

訪者：吳聯梅（總會教育部宗教教育主任）



2007年10月，適逢韓德純師母與其儿媳及孫兒（Bryan, Mary & Michael）回港，出席福泉堂的五十週年慶典，訪者就為《播道月報》訪問韓德純師母，以下是訪問的內容，其中加插了訪者對受訪者的個人感想。

認識韓德純牧師、師母（Rev. & Mrs. Roger G. Anderson）是在76-78年間，他們到訪油麻地道真堂訪者跟他們有一面之緣，亦是從這時開始，訪者心中逐漸拼湊了一幅屬於他們的美麗畫象。

韓德純師母—杜路得（Ruth Thor）女士，她的外祖父乃早期來華的宣教士，她在早年亦同受宣教的呼召。在與韓德純牧師結婚前，師母任職護士，婚後專心支持韓牧師的事奉及照顧家庭。韓德純牧師夫婦有感神的呼召作海外宣教士，得知香港有更大的需要，師母隨韓牧師，帶同當時只有兩歲半的女兒Diane，千里迢迢，乘那緩慢的海程（slow boat to China）來港，於1955年1月11日抵達，開始他們在香港的事奉，輾轉度過31個寒暑，遂於1985年退休，返美定居。韓德純牧師於2005年7月安息主懷。

如今的「韓師奶」（這是我們對宣教士夫人親暱的稱呼）已年近80，皚皚銀絲鬢髮，炯炯有神的目光，更散發着數十年來那溫文爾雅、高貴大方的氣質。

• 第一件令我難忘的事，是在來港兩個半月後大兒子Gary的出世。行將臨盆的那天大清早，我本應要由九龍塘蘭閣夏道的住所，坐車往天星碼頭，再乘渡輪往瑪麗醫院，由於時間太早，渡輪還未開航，於是要乘舢舨過海，可真特別的經歷呢！

後來二子Bryan、小兒子Scott也是在香港出世的。孩子們愉快的童年生活，都在香港渡過，16歲時返回美國升學。

2005年10月韓師母與兒子Scott來港，出席本會為韓德純牧師舉行的追思禮拜期間，訪者有機會陪同他們舊地重

遊，經過美國播道會差會在九龍塘蘭閣夏道的舊址（現已拆卸），母子倆不期然談論在該處居住的孩提生活趣事，興奮之情，溢於言表。再者，Scott重臨他闊別多年的舊校——英王佐治五世，看着牆上掛着的歷史照片，他跟我們分享當年的校園生活點滴；看來，香港實在留給他們一家不少美麗的回憶。

• 在香港期間，我們曾經歷兩次的暴動，一次在1957，另一次在1967。猶記得67那年，天星碼頭加價事件引發的暴動，韓牧師因擔心申姑娘（申路得教士，兒童之家創辦人）與五位院友留在兒童之家會有危險，於是駕車前往兒童之家接他們離開，Diane也陪同前往。女兒回來後，很緊張地告訴我，在返回差會途中，遇上暴徒向他們的小巴擲石。感謝神，保守他們平安！

• Roger最初參與的事奉，是在靈泉堂教英文班主日學，林麗冰、詹維明等人就是這小組的成員，我們的友誼就是從這時開始，一直維繫到現在。Roger在靈泉也擔任青年團契導師及堂會顧問，後來在福泉堂擔任顧問牧師。他也曾在道真堂、活泉堂及觀福堂擔任顧問牧師。除此之外，Roger也曾協助播道醫院、播道神學院的工作，擔任董事，以及少年團聯會顧問。由於當時很少同工被按立為牧師，Roger得經常協助堂會主持水禮，並在同一主日往來不下兩間堂會主持聖餐；他跟當時對植堂很有異象及負擔的黃賜貽（Wayland Wong）一起推動植堂的工作，首先植立的甘泉堂，前身是慈雲山青年中心。

• 至於我個人的事奉，我沒有教導的職事，我只是一個護士、家庭主婦和母親，感謝神使用我做我所能作的。我們經常開放家庭，招待堂會的執事會、總會執委會及董事會在我們家召開會議，以及早年的同工祈禱會也在我們

家舉行（差會宿舍有更大的地方容納同工），也有肢體喜歡到家中跟Roger交談。此外，我也在兒童之家及文字部協助簿記、英文文書工作，以及為書局訂購英文書籍。

「當我們覺得自己付出的是最少，其實是付出了最多。」所有認識韓師母的人，恐怕都嚐過了她親手烹製的美食罷！不但到訪她家，可大快朵頤；而每次出席一些特別聚會（如同工退修會、年議會等），韓師母都帶著她的精美甜品、小吃與我們分享，真叫我們興奮！她就是這樣謙虛安靜地使用神給她服侍的恩賜，祝福了她周圍的人。

• 我們第二期的事奉（1960年以後），在兒童之家的的工作，對我而言，是最感吃力的。當時Roger負責跟進兒童之家的建築工程，新院舍落成後，我協助申姑娘安置家具等事務及準備啟用。我們一家搬進兒童之家居住，以便Roger跟進日後一些執漏的工程，我們住在三樓的其中一個單位，在嬰兒房隔壁，方便我照顧這些小孩。這段日子，我可真忙個不休，一方面要擔任兒童之家的買辦，另一方面照顧孩子們的健康，還要解決他們遇到的問題。而我們家的小Scott當時只有六個月大，因此家人未能成為我的支援。

• 我們最後一期的事奉，是在太古城的植堂工作，Roger首先協助當時已由靈泉與基泉堂開始了的查經班，在太古城我們的家中舉行，後來在社區中心內舉行崇拜，及在我們家舉行祈禱會。有一次在巴士上，我碰到一位女士Mary Chan，閒談間發現我們有一共同興趣，就是打網球，於是我們相約打球，她的朋友也加入，就是這樣，在我們的家中便開始了婦女查經班。

• 感謝神將我們帶來香港，這是我們從沒有後悔過的。雖然來港初期，準備事奉，學習語言是我們最感困擾的，然而，神讓我們享受不少朋友的情誼，認識中國人的文化，也令我們品嚐到很多很喜歡吃的中國食物，如中國人新年常吃的「角仔」等。還有朋友、同工們對我們的諒解和同情，叫我們感到欣慰。能與大家同工，讓我們成為其中一分子，一起祈禱倚靠神的幫助，成為一團隊的事奉，這是我們的福氣。

訪者初出道的年間，在兩次同工退修會中，開始近距離接觸韓德純牧師、師母，第一次在麥理浩夫人度假村的「啤梨屋」內，韓牧師夫婦教我們玩UNO；另一次在赤柱

瑪利諾靜修院。他們的平易近人，風趣幽默和謙柔安靜，令訪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只可惜訪者對他們的認識，不論是親身或從別人的分享，都是由零碎的片段拼湊而來，為此十分羨慕那些自少被韓牧師栽培成長，或有機會跟隨他事奉的肢體、同工們，訪者只能輕歎一句：「相逢恨晚！」

• 至於令我難忘的人，實在很多，其中一位是何道彰牧師（前恩泉堂主任，1970年安息主懷），有幸能跟他一起參與總會的事奉。兒女們的中文名字，都是何牧師給他們改的：戴恩—Diane；加恩—Gary；百恩—Bryan；施恩—Scott。還有郭本恩牧師、師母，Roger和他曾先後在福泉堂事奉。Roger從黃信堅姑娘（前福泉堂首任堂主任）學習了不少，特別在探訪方面，我們認識了一班來自台山的婦女，透過她的幫助，從而了解他們的文化。我跟Irene（鮑許冰清師母）是好朋友，她投身在《兒童之友》的工作，我也有份參與。

• 回望過去，我們實在感到微不足道，看見教會在西教士離開後的發展，遠遠超過我們之前，我們慶幸能抽身出來。此外，見到現在不少牧師被按立，傳道人也能主持聖禮，我們感到十分高興。

就2005年韓師母及Scott重臨香港的那一次，訪者陪同他們探訪鮑會園牧師、師母，見到他們久別重逢的那份親切、歡愉的神情，還有他們的那份默契，相信就是在過往一起經歷事奉上的種種艱難中孕育出來的罷！訪者親身感受到一幅美麗的歷史畫象的縮影，歷歷如在眼前，就是自美國播道會宣教士們來華，與中國同工多年以來衷誠合作，為福音的緣故，齊心努力。因着他們的見證，訪者明白甚麼是謙卑忘我的事奉，並以身為播道會的一份子而感到自豪！

結語：整個訪問中，韓師母沒有談及她另外的一個身份，就是作為韓牧師的妻子，我想，她已不用多說了，因為韓牧師、師母過往如影隨形的事奉畫象，早已烙印在認識他們的人心中，因此每當韓師母懷緬往事，韓牧師就好像仍活着在我們當中。訪者有幸於92-94年間兩次在他們美國的家中作客，親身體會一個基督教化家庭的意義和實踐，在我心中又進一步拼湊了他們夫婦二人同心事奉的美麗婚姻的畫象。韓師母與韓牧師56年的婚姻，留下佳美的腳蹤，成為播道會眾年青人步履他們追求美滿基督徒婚姻的榜樣。✎